

⑪

# 渡邊淳一

(著)

红花是造物主赐予女性的神秘礼物  
女性的生命在其中萌芽、诞生、成熟

茹杨译 作家出版社

# 红花

田  
渡邊淳一

著  
茹楊譯 作家出版社

红花

(京权) 图字: 01 - 2009 - 1015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花 / (日) 渡边淳一著; 茹杨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063 - 5085 - 3

I. 红… II. ①渡…②茹…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4016 号

《くれなゐ》上、下 by 渡辺淳一

Copyrights: © 2009 by 渡辺淳一

本书简体中文版根据 2009 年“集英社文库”本译出。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2009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 红 花

---

作 者: [日] 渡边淳一

译 者: 茹 杨

统筹编辑: 陈晓帆

责任编辑: 袁艺方 李宏伟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成品尺寸: 130 × 210

字数: 210 千

印张: 13.25

印数: 001 - 40000

版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085 - 3

定价: 29.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家出版社：

我的十本著作由贵社这样在中国享有盛誉的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贵社将我的作品以“两性关系读本”、“医疗普及读本”与“精品小说收藏”三种系列出版，我相信此举可让更多中国读者，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接触并了解我的作品，我对此深表赞同与感谢。

此次授权的作品中，除《失乐园》《男人这东西》外，其他均为新作或从未在中国出版过的作品。上述两部作品在与文化艺术出版社合约到期的情况下，我特别授权贵社独家出版其最新版本。

此次授权的作品还包括了我最近一个时期的随笔集，从我个人的视角和感悟，对日本社会的现状进行了直接而率真的阐述。

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成为一个桥梁，对中日文学交流起到促进作用，对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普通中国人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情状有所助益，若能如此，我将感到非常高兴及无上光荣！

祝愿贵社事业益加繁荣兴旺！

渡边淳一

代の事で、やがてうんく病で工事を  
基で、回す機械を基で、やがて独自の根  
と底堅い平直な決まり方です。これらは作  
品を通して、ヨーロッパ学生時代の人につ  
いて、よく遡る理解していくに適し、今後ア  
クセス文庫交流、そして文化部員に、おもく  
に残して、これまた出でます。次第に見て、  
ます。

新果



渡辺淳一一致作家出版社 手稿

目  
录

第一章	磷火	1
第二章	花芯	44
第三章	街荫	84
第四章	冬日	125
第五章	风花	163
第六章	春芽	199
第七章	行春	241
第八章	病叶	280
第九章	冷夏	325
第十章	牵牛花	361
第十一章	鸡冠花	396
代后记	不可思议的存在	406

# 第一章

## 石斧火

这是把没有受过创伤的身体  
最后给他的时刻了……

两年的空白后，冬子此刻感受到  
某种感动和战栗，放任自己坠入到了一个浩瀚的世界。

这完全是一场出乎预料的事件。就连  
和贵志碰面的时候，也未曾  
预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木之内冬子最初在快来例假时，隐隐地感到有些异常，大概是在三个月前的六月初。

一米五五的小个子，体重不足四十公斤，冬子对自己瘦削的身体一直不太自信，尽管如此，她从未得过什么大病。换季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冒一下，但只要两三天就会康复。低压一百左右，有轻度贫血，有时会感到眩晕，却算不上是什么病。

身材虽然瘦小，但并不属于那种弱不禁风的体质。

可这几个月来，例假总是沥沥拉拉的。

本来一直二十八天一周期，很有规律。每次四天，顶多五天就干净了。快来例假的两三天前，腰部就开始有轻微的酸痛感，有时后槽牙也会跟着隐隐作痛，可还不至于请假休息。从二十岁出头到二十八岁，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

但这两三个月，每次来例假都要一个星期，甚至会延长到十天左右，而且还伴有腰部的酸痛。

刚开始，还以为由于工作强度太大的缘故，就没当回事

儿。但接下来的一个月又是如此，甚至拖的时间更长了，疼痛感也越来越明显。九月初来的例假，一来就来了十多天，冬子终于不得不休假一天。

这是怎么啦？冬子有些忐忑不安起来。因为是生理方面的隐私，也不便向他人询问。

是不是这段时间太过劳累了？但这段时间工作也并不算忙啊，冬子思前想后地琢磨着。

这一年，冬子一般每天早上十点多钟离开参宫桥的家，去原宿的时尚商店街上班。

店铺就在参拜大道的明治大街这边，从原宿车站步行到店里用不了五分钟。从参宫桥乘小田快线到明治八幡，再转乘两站地铁，二十分钟就可以到店里了。

冬子的店铺在四层楼的底层，是一间进深十坪的狭长小店。

这是一家帽店，“圆帽”这个店名，取自一种带圆帽檐的帽子。橱窗展示柜用掉了前面的六坪，里面的四坪是缝制帽子的工作间。

冬子每天十点半到店里，一名管销售的店员和另一名从制帽学校毕业的女店员，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到了。

到了店里，先打开大门，然后清点橱窗展示柜里的物件，实际上真正开始营业要到十一点了。

每天上午都很清闲，快到中午时分，原宿大街的人声才开始稠密起来。

营业时间是从十一点到晚八点，快到傍晚时分，客人陆续地多起来。冬天即将来临，定做帽子的人多了起来，但也没忙到非得加班加点。

九月初，休息了一天后，冬子决定去医院看看。虽说只是例假来的时间拖长了，但要总这么拖下去，心里总是惴惴不安。

听说一个朋友的母亲，月经不调，觉得不舒服，就去医



院做了检查。结果查出患上了子宫癌，并且耽搁了治疗。

本来一直觉得三十岁前与这个疾病无缘的冬子，还是觉得就怕万一。

去哪家医院好呢……

冬子琢磨着，一下子就想起了明治私立医院。这家医院坐落在明治大街向西一百米的地方。

冬子曾在这家私立医院做过人工流产。

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医院的电话号码、护士的名字，冬子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而心理上受到的创伤并未随时间的推移抹去。正是这伤痛，让冬子下意识地忆起了这家医院的名字。

冬子按捺住怕麻烦的心情，拿出了两年前的记事簿。

两年前的九月二十日，写着明治医院，在电话号码的下端，另有“和 K 见面”一行字。

之后，有三天的空白。

那三天，冬子连睡觉都在辗转反侧地思量着和贵志的关系。

和贵志祐一郎的分手，是在一个月后的十月。

因为贵志是个有妻室、有两个孩子的男人，冬子早就预料到和他分手只是迟早的事。再加上十四岁的年龄差，若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也是不适合的。

尽管已预感终究会幻灭，可两个人的交往，从冬子大学刚毕业时的二十二岁开始，仍旧拖拖拉拉地持续了四年。

没想到在交往的第四年，冬子怀孕了。因为和贵志分手的主意已定，只得做了人流手术。幸亏这次手术，两个人才得以最终痛下彻底分手的决心。

手术的痛苦，最终促使冬子迈出了这最后一步，于是她调整自己的心态，开始独自一人面对生活。

冬子为了作这个决定，的确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煎熬。有一段时间，食不下咽，体重降到了四十公斤以下，皮肤粗糙，毫无光泽。去找贵志分手时，在贵志面前喊叫、咒骂，最后还搊了贵志一耳光。

这样的分手，让冬子痛不欲生，她甚至想到了自杀。

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怎么会那般歇斯底里？更不相信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竟然积蓄着那么多愤怒和悲伤的能量。

要是放到现在，就能更加平静地分手。她甚至不会带给男人困扰，只求默默离去。当然也可以更加善解人意地替对方着想一下。

事到如今，冬子能这么想，也许正是两年岁月的沉淀、风化作用吧。

其实，和贵志的关系并未因此就彻底了断。

身为一个建筑师，在三田拥有自己的设计事务所的贵志，在分手之际曾问：

“想要点什么啊？”

“我什么也不需要。”

冬子拒绝得毅然决然。一年前在青山拥有了帽子设计工作室，靠的还是贵志的资助。

“我的帽店，也会原原本本地还给你。”

“我并没有向你要回店的意思。”

买下青山公寓的一室一厅，花了一千二百万日元，其中贵志出资八百万日元。

“向你借的钱，我一定如数还清。”

“先别说这些，你今后作何打算？”

“找个新工作呗。”

冬子上大学时就同时在制帽学校上课，不知不觉间做帽子反而成了她的本行。靠做帽子的手艺为生，不怕生活没着落。



“别逞强了。”

“不是逞强。”

其实只是在贵志面前不想示弱罢了。现在冬子根本不想去什么百货店或其他人的制帽店工作。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冬子卖掉了青山的公寓，又加上所有的存款，再从银行贷了五百万日元，最终买下了在原宿开店铺的经营权。

仅四年的工夫，公寓就比买下时大幅升值，自己的积蓄也超过了两百万日元。冬子娘家是横滨的小贸易商，只要托托人，多少也会揽些活儿来，可自和贵志同居之后，形同离家出走，自然和家里断绝了往来。

总之，冬子不想继续住在处处留有贵志痕迹的青山了。

“钱我肯定还，请再借给我一些吧。”

“怎么还说这种话。”

“讨厌！肯定还的。”

冬子越是坚持，贵志就越发苦笑起来，说：“真是犟女人。”

冬子对贵志这种游刃有余的样子很是气恼，但这也正是让冬子安心和依赖的部分。

“有什么难处，就请讲。”

“什么难处也没有。”

可以这么说，四年的恋爱补偿，就是原宿的新店。

这个补偿是高还是低，冬子也不知道。若以从二十二岁到二十六岁这段属于女子最楚楚动人的青春为代价，可能太低了；但从和自己喜欢的人朝夕相处四年时光的满足感来说，似乎又太高了。

总而言之，这下和贵志的瓜葛可算彻底了结了。

可回过头来想，从青山搬到原宿，又开了新店，说起来还是离不开贵志的资助。所以说，如果没有贵志，就没有冬子的现在。

更何况，无可置疑的，冬子的身体是被贵志唤醒的。

明治医院这个名字，和当时贵志留下的回忆有关。只要一到那里，曾经的痛楚就会被唤起。

两年前，决定去这家私立医院的是贵志。正当冬子因得知怀孕而不知所措时，贵志经由朋友介绍选择了这家医院。

院长年约四十五岁，身材偏胖、蓄着胡须。看上去难以接近，可说起话时，声调却出人意料的温和。

冬子去时拿着朋友的介绍信，院长将她和信相互比照着看了看，点了点头。

一晃眼已经过去两年了。现在冷不丁儿地跑去，也不晓得院长还记不记得她。

人流手术一天不知要做多少次，让对方记住自己，也太勉为其难了。

何不再找贵志帮忙？冬子这样想着，却还是犹豫不决。

自两年前分手以后，只是在店面开张、贵志前来送花时，两人见过一面。

那天到访的宾朋簇拥成一团，所以没有腾得出空和他好好聊一聊。

他的态度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在落落大方的谈吐中，隐约可见一个建筑师的潇洒风度，只说了一句：“加油吧！”

冬子按捺住瞬间冒出的眷恋之情，道了一声：“谢谢！”就抽身离开了。

自那以后，曾在电话里聊过几次，都是贵志打来的。

冬子每接电话，贵志总习惯地说：“怎么样了？”

“总算支撑下来了。”

“是吗，那就好！”

贵志这样说着，转而聊些气候或新工作方面的话题，大概闲谈五六分钟就挂断电话。

最初，冬子很希望对他说“别再给已经分手的女人打电

话了”，可听着熟悉的声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就这样淡淡地、你一言我一语，交谈着一些事务性话题，反而可以彼此舒缓一下心情。

电话一个月打来一次，冬子的内心中，有时会情不自禁地等待起来。

冬子想，要是现在给对方打了电话，意味着就此打破以往只是一味被动接电话的局面，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关系说不定又会被搞乱了。

但，纯粹只是为了看病呀。虽说已经分手，毕竟还是朋友，主动打个电话又何妨。想到这里，曾经一度每天都拨打的电话号码，慢慢地从记忆的深处浮现出来。

两年岁月的流逝，有时觉得很快，有时又觉得很慢。

只是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下医院而已呀……

冬子自言自语着，她忘记了这关系到生理，是羞于告人的隐私。

因为店里有其他女店员在，所以就到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正是午后，贵志正好在事务所。

“怎么了？”

突然打去电话，原以为他定会惊讶，可贵志的声音却很平常。

“上次给我介绍的明治医院，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下。”冬子极力保持镇静地说。

“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只是有点……”

冬子透过电话亭的玻璃朝远处眺望。参拜大道上穿梭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多是那些享受着午间散步的女上班族们。

“是你要去吗？”

“是的。”

冬子边点着头，边觉得为这事给贵志打电话多少显得有点尴尬。

“着急吗？”

“也不那么急。”

“一会儿要去大阪，明后天回来，之后行吗？”

“倒也没什么不行。”

“那就等个两三天再说吧。”

贵志是个不爱刨根问底的男人。冬子这时觉得这样挺好，可又觉得他不够意思。

“去大阪是做什么工作？”

“别人托我为中之岛的新大楼作设计。介绍信一到手就马上送给你。”

“拜托了！”

冬子走出电话亭，沿着参拜大道的林荫路，径直回到了店里。

店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个是路过，另一个是中山夫人。

夫人已经成了冬子多年来的老顾客，也许是因为家离原宿近的缘故吧，时不时就逛到店里来。已经四十多岁了，长脸盘，很适合戴帽子。

“做好了吧？”

“真抱歉，我刚刚出去了一下。”

冬子匆忙从工作室里拿出了夫人定做的帽子，是麦秸制成的硬壳平顶帽，镶嵌宝石，水平帽檐底下缀着小花，成熟气息中透着华丽。

“真漂亮啊。”

夫人戴上帽子，前后左右地照着镜子，然后说：“怎么样？会不会显得有点装嫩？”

“小花反而衬出沉着的韵味，简直美极了。”

“这么说，很适合我的呀。”

夫人像是认可了，频频地点着头。

“什么时候完工啊？”

“二十二号下午。”



夫人的先生是T大工学部的教授，九月底要参加在京都召开的国际会议。夫人是为了出席晚宴，才特意定制了这顶帽子。

“去不去喝杯咖啡？”

中山夫人边把帽子放回柜台边邀请着冬子。这段时间夫人只要来店里，都会邀上冬子去喝咖啡。

她只有一个独子，已经上了高中。夫人过得很悠闲，冬子却整日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她实在并不想去，却又无法拒绝顾客的好意。

两个人出了店，来到隔着两幢大楼的“含羞草馆”咖啡店。这里的店员是五名小伙子，好像很中夫人的意。

“冬子小姐，你的脸色不太好啊。”

“真的吗？”

冬子伸手轻轻地摸着脸颊。

两天前例假终于没有了，可腰部一带仍酸痛乏力。

“你这么瘦弱的身体，可别太勉强自己。”

“没有啊，不要紧的。”

夫人点着头，搅拌着咖啡，接着又说：“对了，前段时间，我见到贵志先生了。”

贵志和中山夫人的丈夫是朋友，冬子还是通过贵志认识夫人的。

“好像是去奥克拉饭店参加完宴会回来，身边围着一群女的，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夫人说到这儿，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赶忙补上一句：“对不起呀！”

自己和贵志的事，不知夫人到底知道多少？也许顶多知道两个人曾经要好过，不至于连在青山公寓同居过的事都一清二楚吧？冬子揣摩着。

“那么才华横溢的人，肯定有很多女人迷上他，这也不足为怪啦！”夫人辩解似的说，“可是，贵志先生人蛮怪啊。身